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曾是她的日常課題，尾聲響起的節奏總令人記憶猶新，然而故事的開端卻依舊容易被遺忘。

落在臉頰上的親吻是完結的預告，那會使她忘記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故事，只需要聽著蕾佳娜悠悠道來的說書聲，將身體陷入溫暖的床鋪中，閉緊雙眼。

一切如夢，那天她乘著一隻身型修長的白貓，又一次駛進了尚為著墨的純白夢境。



布雷爾透過玻璃窗看見了正在花園內奔跑的綺莉，女孩正追逐著名為櫻桃的白貓，跑累了就坐到一旁的石椅上休息。一路走走停停，彷彿整個下午都可以因為這樣毫無宗旨的事情而浪費。

窗外席爾維斯特莊園的罌粟花海開得正盛，正值八月初的英格蘭，那是百花齊開的季節。

「咳，哥還記得去年入院的西蒙嗎，西蒙·柯蘭德。」特爾蘭對著面露難色的家主發出了幾聲做作的咳嗽聲，作為讓他回神的提醒。

布雷爾立刻收回了凝望在窗口上的視線，並對他露出了充滿歉意的神情。

以家主為首，三名席爾維斯特首屈一指的治療師各自放下了手中的要事，正在為每月例行的會議進行報告以及情報交換，講輕鬆一點還可以順便聯絡聯絡兄弟親戚感情。

特爾蘭放下了手中的資料夾，接著道：「我只能說這是奇蹟的進步，他或許是這近五十年來分館最成功的案例，以結論而言——他痊癒了。」他曾多次確認過這名尚為兩歲男童的病例，雖然在治療紀錄中找不到任何破綻，卻也沒有發現任何特別之處。

「你認為這是奇蹟？」布爾文發出了充滿質疑的笑聲，他不曾放棄任何可以嘲諷特爾蘭的機會，即使他本人也對此事抱持著諾大的好奇心。

「可能吧——」答，「反正不重要，畢竟他有著痊癒也仍無法改變的命運，要嘛這輩子都待在分館，好一點或許家族中有人願意收養他，或許我們也可以把他送進孤兒院。」

布雷爾安靜的聽著面前這兩位席爾維斯特七嘴八舌的爭論。就如同往常，一個是他疼愛有佳的優秀弟弟——特爾蘭和這位目前掌管著理爾德斯分家一切大小事務的堂兄弟——布爾文，他們每每一聚便紛擾不停。

「說起孤兒院，最近似乎也有一個人快要被送走了。」早就注意到家主的心思從來就不在他倆身上，布爾文發揮了他那令人詬病的強項，扭轉了目前爭論的中心。

「哦，你的話題轉的真硬，先生你或許該學會如何使用正確的詞彙與人進行攀談，梅林的鬍子！真是失禮。」特爾蘭如此說到，卻也立刻意會了對方口中的這位人物。

綺莉·璐易絲·席爾維斯特，布雷爾·艾理斯·席爾維斯特之女，也是未來預定的席爾維斯特下任當家。

在女孩年滿十一歲時，他們就知道這一天遲早都會到來。從她出生的那個冬夜到目前集滿十一個祝福的年歲，所有經歷過這些的巫師們都知道，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信號，引導你迎來一個特別的開始。

「綺莉在今年入學霍格華茲後，很多事情會開始改變，我和蕾佳娜就不能像以往一樣照顧她，並且她還得要自己去適應新的生活。」其實布雷爾也不懂自己到底是在擔心什麼，就好像自己的愛女嬌生慣養；如同布爾文所說的溫室鳥兒一般無法脫離生長之地，——即便事實或許並非如此。

「總之我很後悔沒有給她找個同世代的玩伴，而安卡斯特家的女孩自幼體弱多病，我並不指望她能做些什麼。」他道。

聽完布雷爾的陳述，兩位青年面面相覷，他們的孩子都已經在霍格華茲就學了，很明顯的身為會議核心的家主先生正沉淪在一陣完全不必要的後悔中。

「這不還有——」

「哥，你看這樣吧，特倫斯可以照顧她。」特爾蘭搶先布爾文打破了會議室中的一片寂靜。

和綺莉相差了一歲的特倫斯·夏洛特·席爾維斯特是他的愛子，年齡相仿再加上他時常因為工作而帶著孩子造訪本家莊園，他們甚至可以互稱為兒時玩伴。

「哦，是的、是的，一個才十二歲的男孩，他或許連交誼廳的口令都不知道！還記得嗎，史萊哲林的口令每兩個星期就會更換一次。」帶著明顯的輕藐，布爾文不認同特爾蘭的提議。

「也許在你的世界裡十三歲才算是能獨當一面的巫師，而有些人則不需要靠年齡來證明他的成熟，比如我的孩子。」興許是他們都已經成家了，不如過去少年鬥智、意氣風發，個個都急著將自己的驕傲傳遞給下個世代。

「……其實你們兩個就是我見過最不成熟的典範。」即便還在後悔的漩渦中心，布雷爾也難不開口吐嘈一下兩人的『比拚孩子大賽』。

「嘿，哥你也別擔心了，入學通知都還沒送到呢！你也知道小櫻桃一直都希望能早點到霍格華茲學習，都是必經之路，何必擔心呢。」特爾蘭嘴上是這麼說，但他心裡也明白這並沒有說的這麼容易，只因為他已經體驗過一次，自然也變得有權利說出這番肺腑之言。

「……通知信是還沒送到，但是人已經在窗前像個傻瓜一樣等著收信了。」想起女兒那副不等到入學信不肯睡覺的強勢模樣，布雷爾的頭要開始疼了。

「小孩子挺好的啊。」

「是挺好笑的。」

「我倒是認為你們兩方的意見應該折衷一些，還能鬧點笑話也代表她純真，期待的同時不也顯示了十足的自信？」女孩堅信自己肯定會收到來自霍格華茲的入學通知，不得不說綺莉那模樣簡直像極了曾經的蕾佳娜——她的母親。

「呵！我們親愛的家主先生，既然身為一名純血巫師，這就是她應得的，在這種時候談論自信只會顯得席爾維斯特廉價。」布爾文自然是對布雷爾的這番話頗有說詞，他可不喜歡什麼折衷的意見，絕對的認同才是他心醉的。

「純真那是自然，能夠保持童心未泯也是值得嘉許的特長之一。」難得認同了布爾文看法，特爾蘭不甘示弱的道。

越發頭痛的布雷爾嘆了口氣，他揮了揮魔杖，將桌面上涼掉的茶水替換成熱騰騰的紅茶，茶杯中滿溢而出的香氣，完美的治療了他充滿疲憊的心靈，為這場毫無去向的辯論畫下了最後的句點。

「——對了，剛剛提到的那個柯蘭德家突然痊癒的孩子？我有個想法……」

◆

「瓦倫蒂娜！妳聽說了嗎，就連卡梅-里絲都收到入學通知信了！我想我的貓頭鷹可能出了些意外。」坐在壁爐前的女孩喝了口杯中的熱可可，語氣中充滿著嘆息和猜忌。

她過度戲劇化的表現令坐在一旁沙發上的兩位女士忍不住苦笑了起來。

這位年滿十一歲的女孩又又又又一次因為同樣的議題皺起眉心。等待入學通知信的話題，被她繪聲繪影的表演昇華得特別嚴重，女孩彷彿是在討論著攸關魔法部和整個魔法世界危機的大事。

而對綺莉而言，這並不只是同年代中遲人一步的不安，也是她的就學危機——即使她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哦，我親愛的綺莉小姐，您平時的耐心是都隨著安卡斯特家的來信鳥一起飛走了嗎，或許您該嘗試讓自己忘記這件事。」在第二十七次被這麼問時，瓦倫蒂娜終於露出了厭煩的表情，卻又在幾秒後消失無蹤。

「正如瓦倫蒂娜所說，遲到一些些也是正常的，但我保證——我的女孩，這不會太久。」蕾佳娜並沒有在意這位年輕的家庭教師帶有一絲不妥當的調侃。

為了安撫著快要在地毯上洩氣躺下的綺莉，她溫柔地抱緊了女孩，撫摸著那頭和自己相仿的髮絲。

蕾佳娜並沒有出席八月的例行會議，反而帶上了丈夫—席爾維斯特現任當家派發的文件去了一趟柯蘭德家。在回程的路上順便帶上了兩條桃紅色的緞帶，以及一塊來自蜂蜜公爵最好的巧克力。

「妳該睡了，我的孩子。」

時間接近十點，蕾佳娜離開了溫暖的沙發並望向一旁也同樣站起身的瓦倫蒂娜。自從收到安卡斯特家的來信後，她們便不得不開始催促這位對入學通知信戀戀不捨的女孩回房就寢。

「是的，母親。」接收到來自瓦倫蒂娜銳利的眼神，綺莉放下馬克杯，在兩人的目送下離開客廳，卻在跨出最後一步時又回過頭：「——請問我還可以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嗎？」

「小姐請問。」瓦倫蒂娜答覆。

「我有預感明天貓頭鷹一定會來，妳們覺得呢？」搖晃著柔軟的香檳金短髮，綺莉毫不掩飾自己對新的一天的期待，那雙充滿自信的眼睛似乎閃爍著星光。

瓦倫蒂娜頓時揚起了一個無奈的笑容，隨即蕾佳娜的嘴角也勾起了一個溫暖的弧度：「是的，這是個很棒的預感，晚安，綺莉。」

晚安—晚安—我的女孩。

漫天奔跑的獨角獸在她的指揮下不知疲倦的走過極光邊境，在綺莉陷入深深沉睡之際，載著她的奇獸也悄悄跳入了一旁的星塵湖畔。飛揚的星砂在空氣中發光，他們都沉入了汪洋的星空大海中，一片純白的世界恢復了寂靜，很快的只剩下貓頭鷹為她敲響的鐘聲。

◆

在清晨的露水還沒被溫暖的太陽蒸發前，女孩便掙扎著從夢境的搖籃裡脫身。她睜著櫻桃色雙眸，眨啊眨的，眼裡充滿著期待、興奮和前所未有的激動。

方才還在空中翱翔的貓頭鷹正叨著一封信佇立窗前，她從床上爬起時正好見到了入學通知信送達的那一刻。即使不確認書信的內容，綺莉都知道收信人是誰，以及屬名者來自何處。

「——這是真的！瓦倫蒂娜，快看！是我的貓頭鷹！」從貓頭鷹爪下取得入學通知信，在牠揚起翅膀之時，綺莉轉頭對著走廊大喊。

親愛的 綺莉·璐易絲·席爾維斯特 小姐：

我們愉快的通知您，
您已獲准在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就讀。
隨信附上所需.....

幸運的是，這和她的預感一模一樣。

.....她想，或許這就是故事的開端。